

DUKU

读库

1804

新星出版社  
NEW STAR PRESS

DUKU

读  
库

1804

主编 张立宪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库. 1804 / 张立宪主编. --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133-3193-7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
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6655号

## 读库1804

主 编: 张立宪

责任编辑: 汪 欣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马汝军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 010-57268861

官方网站: [www.duku.cn](http://www.duku.cn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 刷: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70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 11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9月第一版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3193-7

定 价: 3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读库联系调换。客服邮箱: [315@duku.cn](mailto:315@duku.cn)

## 目录

- 1 嘉靖律政风云 …………… 马伯庸  
故事的主角，是一座古寺，和一座孤坟。
- 65 认同与自由 …………… 周翠  
生命和死亡、自由和奴役、认同和文化，从未像今天这样与我们休戚相关，环环相扣，既令人心碎、难以预测却又如此至关重要。
- 146 重绘《伤痕》 …………… 嘉蔚  
原稿丢失，促成作者之一李斌在年近七十之际重画这部作品。
- 151 伤痕 …………… 李斌 编绘  
根据卢新华同名小说改编。
- 200 流浪广州 …………… 李正龙 口述/叶小果 记录  
我从前是一个富二代或富三代。年轻的时候，我没想到自己的一生都在流浪。从少年到老年，从台湾到广州，流浪是我的命运。
- 224 失落的天文台 …………… 张超 孙媛媛 撰文/晨沙 钢笔手绘  
发现那些杂物里的宝贝。
- 248 私人文学史（续二） …………… 孙玉祥  
那个灾难岁月，仅有的几本书成为我们共同的粮食，并提供给阅读者各种文化基因和线索。
- 317 比疯狂还疯狂的想象 …………… 汪诘  
关于平行宇宙的起源、模型、争议和猜想。

# 嘉靖律政风云

马伯庸

故事的主角，是一座古寺，和一座孤坟。

说起黄山的美景，有句人人必引的名言：“五岳归来不看山，黄山归来不看岳。”

这句话的最早出处来自著名驴友徐霞客：“薄海内外之名山，无如徽之黄山。登黄山，天下无山，观止矣！”其中的“徽”，指的是明代徽州府。徽州府一共下辖六县：休宁、歙县、黟县、婺源、绩溪、祁门，黄山正好位于歙县的最北端。

徐霞客醉心于描绘山景，无意记录人事。他不知道，在不到一百年前的嘉靖年间，黄山脚下曾发生过一桩民间官司。这起官司不算大，案情也不复杂，却被诉讼双方硬生生打出了美国律政剧的节奏。其奇崛跌宕之势，比起天都、莲花、玉屏三大奇峰亦不遑多让。

从黄山南麓的汤口镇一路南下，大约走上三十公里，地形会陡然一变。在连云叠嶂的山区之间，多出一段狭长如纺锤的盆地。盆地的中央地带，坐落着一座叫呈坎的古朴小镇。小镇很美，唯独“呈坎”这个名字有点怪。如果你去旅游，千万别相信导游说的什么“游呈坎一生无坎”，那只是附会的吉祥话。

这里在汉代开始，一直叫作“龙溪”。到晚唐时节，有两个不速之客忽然来到此间，再也不走了。这是一对堂兄弟：堂兄叫罗天秩，号秋隐；堂弟叫罗天真，号文昌。

这哥俩本是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的柏林罗氏。唐懿宗在位期间，天下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，哥俩一合计，得跑，得找一处能躲避战乱的安稳地方。罗秋隐是个精通天文地理的奇才，他跑到黄山考察了一圈，最终选定黄山以南六十里处的龙溪落脚，并将其改名叫作呈坎。

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

这是用的汉武典故。当年汉武帝为求长生，在建章宫里建了一座神明台。台上立有一尊铜仙人，双手举起铜盘，用来承接早晚露水，传说饮之可获长生。龙溪周围这片盆地，恰好有一条淞川河流经，俯瞰全景，岂不正像是露水落在承露盘里么？对此《罗氏族谱序》里的解释是：

“盖地仰露曰呈，洼下曰坎”，故名呈坎；也有一种说法，认为“坎”在八卦中属水，“呈”者平地，“呈坎”

即是水旁平地之意。

罗氏兄弟很快把族人都迁到了呈坎。罗文昌选择在盆地东南的上溪东、下溪东居住，成为呈坎前罗氏的始祖；罗秋隐则选择了盆地西部的后岗居住，成为呈坎后罗氏的始祖。

罗秋隐对呈坎很满意，他特意写了《定居》《定志》二赋，告诫子孙，不要轻信别人言辞迁徙他处，然后溘然去世。他的墓地选在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处河岸，这里背靠黄龙山，门对濠川河，乃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。

这个地方，现在还有。从呈坎镇向南走，快接近盆地南口时有一处依山傍水的村子，叫作杨干，即罗秋隐埋骨之地。严格来说，杨干是一个大地名，它包括了位于佛子岭附近的下杨干、濠川河畔的中杨干以及更北方向的上杨干。罗墓所在的位置，正在中杨干旁边。杨干的这个“干”字，做“水边”讲，正如《诗经·伐檀》里说：“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。”至于“杨”字，便无从考据了，也许从前在这里住着杨姓什么人。

罗秋隐下葬之后，这里便成为后罗氏一族祭拜祖坟之地，立有墓祠，四时香火，罗氏还拨出专门的田地用来支应日常开销，叫作“膳莹”。

不得不说，这座坟的风水确实好。从那以后，呈坎后罗氏人才辈出，在宋代比较著名的有罗秋隐八世孙、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的罗汝楫。不过这位亲附秦桧，参与迫害岳飞，所以后人不太愿意提，倒是他有两个儿子，

都是大才。

四子罗颂精通法律，判决迅捷准确，经手的案子从无冤滞，在民间得了一个外号，叫作“罗佛子”。至今呈坎附近有佛子岭，即从其得名。

五子罗愿，是方志典范《新安志》的作者。他精通博物，文笔精醇，而且道德感很强，一直以父亲为耻，从来不敢进岳飞庙。《宋史》里有记载，说罗愿一生兢兢业业，致力于民生，到老觉得善政攒得差不多了，有脸去拜祭岳飞。结果他刚拜完，还没出庙就猝死。虽说这个结局荒诞不经，但也从侧面看出罗愿的性格。

一代名儒朱熹对罗颂、罗愿两兄弟十分欣赏，曾给过一句批语：“呈坎双贤里，江南第一村。”“双贤”即指罗颂、罗愿兄弟，一句话把呈坎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，罗氏一族亦成为当地显贵世家。

到南宋理宗年间，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鼐。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，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，四处开枝散叶，每年祭礼“老者远莫来，来者幼莫识”，长此以往，未免怠慢了祖先。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，提出了一个办法：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，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，请来僧人住持。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葺，不致毁坏；二来寺内诵经不断，香火缭绕，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。

这种性质的寺院，被称为“坟寺”。宋代崇佛之风兴盛，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，在当时是很流



行的做法。

听了罗鼎的建议，族人纷纷表示赞同。罗氏一族家风亲厚，成员素来团结，他们有钱的捐钱，有田的捐田，实在没钱没田的，也表示我家出两个民力，参与营造，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。

接下来，就是找和尚了。

罗氏历代与徽州当地大族联姻，罗鼎娶的是歙县程家的女儿，老丈人程元凤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。罗鼎请程元凤推荐一位靠谱的僧人。老泰山想了一下，想到在宁泰乡仁佑里也有一座杨干禅院，遂推荐其中一个叫觉晓的僧人。罗鼎过去聊了一下，觉晓同意过来，索性把杨干禅院整个迁了过来。

罗氏在墓右边的开阔地修起了五间大屋，正中间供奉如来，右边供奉后土，左边供奉罗秋隐的牌位，再左边则又是三间屋子，一直修到溪水旁边的河坡，成为杨干院的基本格局。

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组合，如来是释家的，后土是传统民间神祇，后来被道家吸纳，再加上祖先牌位，可以说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于一身，应了王重阳那句话：“红莲白藕青荷叶，三教原来是一家。”

南宋宝祐六年（1258年），杨干院正式建成。罗鼎又请来程元凤，专门撰写了一块《罗氏新建杨干院碑记》，把建院的前因后果写清楚，请祁门人方岳负责墓碑篆盖、歙县人方回进行书丹——这两位都是进士出身，方回后来

在元代做到建德路总管——可见罗鼎为建这个禅院，真是动了不少人脉。

从此以后，罗氏祖墓旁边多了一座禅院。僧人们日日诵祈，罗氏年年拜祭坟墓，兴寺护坟，两无间忌。

时光流转，世势推移。转眼二百七十年过去，历书从大宋宝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。

在这期间，很多事情不曾改变。罗氏一如既往地呈坎生活着，发展成为歙县大族之一，而杨干院的香火也从未中断，始终缭绕在古坟四周。

但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。比如罗氏对祖坟疏于祭扫，来得越来越少了。来杨干院上香的人却越来越多，它慢慢从一座罗氏的守墓禅院变成面向公众的名刹。

无论是罗鼎还是觉晓禅师都没想到，本该相敬相安的罗氏一族和杨干院，在几百年后突然起了龃龉，彼此攻讦，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。

## 二

争斗的起因，还得从杨干院的一位“高僧”说起。

这位“高僧”的法号叫法椿，也是徽州人，出生于弘治八年，籍贯是歙县邻近的休宁县。此人的来历十分可疑，据说是“绝户”家的独子。

大明对于户籍管理特别重视，每一百一十户人家编为一里，一里造黄册一本，写明各户的丁壮、事产，凭此科税。一户人家如果壮丁断绝，会被归类为绝户，自然也不用缴税了。因此民间有一种作弊手段，就是让家里的丁壮逃离原籍，再向官府报备绝户，从此家人可安享免税之福。法椿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。

正德元年，年仅十一岁的法椿逃离了家乡休宁。虽然他距离法律规定的成丁年龄还有五年，但此时地方户籍腐败严重，经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恶吏强行登记为壮丁，借此要百姓多承担税徭。能逃，还是早点逃的好。

法椿离家之后，只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是成为没有户口的流民，四处迁徙，除非买通一地官吏假造户籍，才能合法落脚；第二个选择，就是出家为僧、道。只要有寺观肯接收他，并取得度牒，便有了合法身份。

徽州崇佛之风十分浓烈，境内大小寺院有几十座。法椿理所当然选了释教这条路。不过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宁，而是跑到邻近的歙县，投拜到杨干院门前。

寺庙对于这种投拜来的逃户，一般持欢迎态度。毕竟逃户没户籍，寺院将其收留，形同大户人家多了几个隐户奴仆。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违法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人家求上门来，怎么忍心赶走呢？事实上，徽州一带的诸多寺庙，一直在偷偷招纳逃流军民，这已是行业内的潜规则。仅杨干院在正德年间，就先后招纳了四十多人，法椿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。

当时杨干院的住持叫佛海，大概是看对了眼，欣然收这个十一岁的少年为徒，还给他起了一个法号叫“法椿”。“椿”本意是大椿，是一种传说中的长生古树，引申为寿高不衰之意。法椿这个名字，自然也寄寓了师父希望法统延续绵长的祝福。现在这个小沙弥与真正的和尚之间，只差一张度牒了。

明代对于度牒管理，颇有一套办法。从洪武十七年开始，朝廷规定，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，每三年要考核一次，没过的要收回度牒，比如今考驾照还严格。不过就像其他政策一样，官僚们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利益所在。从景泰年间开始，只要僧、道捐纳五石粮食，便直接颁发度牒。再后来，朝廷干脆把这个制度当成开源之术，一遇灾害，干脆签发几万张空白度牒给当地官府，拿去换粮食赈灾。

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资聪颖，能顺利通过佛典考试；还是他师父格外疼爱，替他出了一笔费用，总之在两年之后，法椿顺利获得了度牒，正式成为一名落籍的僧人。

此时休宁县已经觉察到法椿逃户的事。法椿是家里的独子，依大明律，单丁不得出俗。县衙屡次发下文书，要求他立刻还俗应差，否则严惩不贷。可惜在大明体制里，这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。

为什么呢？前面说了，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颇有创新，讲究两个字：意识形态上要“敬”，行政管理上要“汰”。换句话说，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，但宗教

不能凌驾国法之上，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。

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在礼部设立了僧录司，总管大明佛教事务。这个机构在各地每一级都有分部：府一级有僧纲司，州一级有僧正司，县一级有僧会司，逐级向上汇报。这些部门的官员都有僧人身份，谓之“僧官”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寺庙属于条管机构，地方县府是块管机构，两条线。当法椿获得度牒之后，进入条管单位，休宁县明知他是逃户出身，却再也无可奈何。

法椿彻底摆脱了俗世纠纷，开始在杨干院里大显身手。他运气特别好，跟对了人，师父佛海在当地颇有影响力，在正德年间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纲。

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，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，从九品。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，实际权柄可不低。当地僧人的违法犯戒、寺庙的争端诉讼，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。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，却无俸禄，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，还得僧官自己掏钱。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，是诚德者任之。什么是诚？就是捐纳一大笔银钱，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，说白了，这个官得买；什么是德？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们的认可，有大德联名作保，才有资格担当。

买官之制看似荒唐，其实也有它的道理。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？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，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。这两个条件，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。释门虽然清净脱俗，可也一样要服膺这个规律。一个

籍籍无名的穷和尚，就算坐上都纲的位子，也没法开展工作。

法椿的师傅佛海能当上都纲，可见身家和声望都不低。等到佛海退下来以后，稍微运作一下，在嘉靖二年把法椿也推上了这个位置。

法椿入寺不过十七年，剃度不过十五年，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纲，着实是个人物。

此时的杨干院，风气已大不如前，庙里几乎没有认真修佛的。僧人们除了敛财诓骗之外，没事还勾搭民间妇女，几成淫窟。与杨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，光名字留下来的就有满真、七音、保弟、叶毛、余窗、仙真等人。更有甚者，堂堂释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莲教，时常在寺里起香聚会，借机奸淫妇女，搞得乌烟瘴气。

罗氏一族跟杨干院关系密切，看到和尚们这么乱搞，自然心生不满。有一次杨干院又搞起白莲秘法，这次居然公然立坛诅咒。罗家人吓得够呛，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响，找到里老抗议。

按照大明律，每一百一十户人家合为一里。一里之内，管理者除了里长和甲首之外，还有里老。这个职位一般由年高德劭者担任，负责调解里内争端。只有当里老调解不果，百姓才能去县衙提起诉讼，不得擅自越级上告。立坛诅咒这事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罗家人不好直接去县衙上告，便先请来里老吕社英调停。

吕社英去杨干院转了一圈，回来劝罗家息事宁人。罗

家问那诅咒的事咋办？吕社英真能和稀泥，请来一个叫胡禛的术士，烧了几张纸，做了一番法事，就算是解咒了。

这件小事并没闹得多大，可罗家人对杨干院的不满溢于言表，积怨日深。尤其是罗家这一代的家主罗显，知道朝廷对白莲教的态度，惧怕万一哪日杨干院事发，把罗氏一族也牵连进去。

嘉靖六年十二月，杨干院的佛殿发生了损坏，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师弟、法椿的师叔佛熙和尚负责。这个和尚指挥工匠修理时，把一大堆瓦砾废料盖到了罗秋隐的坟头之上。等到工程结束之后，他没收拾，把垃圾扔在那儿再也没管。嘉靖七年三月，罗显偶尔进入杨干院，看到祖坟被一堆瓦砾死死压在下面，登时气得够呛。再一打听，发现主使者是佛熙，罗显更是怒不可遏。

他和佛熙之间，早有积怨。

杨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，屡次被洪水所侵。杨干院的和尚们遂把佛殿移到了罗秋隐的坟前，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坟后的坡顶。经过这么一改，格局和宋代大为不同，罗秋隐坟本来在寺旁，这回被包纳进了院墙之内，与佛殿咫尺之隔。

到弘治年间，位于坟后坡顶的墓祠发生坍塌，当时负责修理的正是佛熙。这和尚自作主张，非但没修好墓祠堂，反而趁机在原地起了五间大屋，修了个观音堂，还造起了钟、鼓二楼以及厂厅、廊房等设施，俨然成了一处大寺的规模。

当时罗氏虽然对佛熙不满，但格局已成，只好退让一步。没想到这个和尚得寸进尺，现在居然连罗家祖坟都要羞辱。

带着无比的愤怒，罗显叫来几个族人，把祖坟上的瓦砾清理干净，等佛熙回来理论。佛熙没露面，只派了个小沙弥回话，提出一个要求：让罗显把祖坟迁出杨干院。

相信罗显听到这个要求时，内心是崩溃的：整个杨干院是为了给我家祖先守坟才建的啊！罗显把来人骂走，准备好好跟和尚们算算账。

不料佛熙却率先出手。

佛熙早看这座殿前孤坟不顺眼，这次既然挑起了冲突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事情做绝，我老衲可不是吃素的！

他手里一翻，准备了一份状书，直接送到歙县知县高琦的案头。

在这份状书里，佛熙声称罗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风水好，所以设了一个假坟在此，妄称年代久远，伪造方志文书，其实护坟是假，谋夺寺产是真。

猛一看，这状书简直就是胡言乱语，全无凭据。可佛熙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位高人，正是他的师侄、时任徽州府都纲的法椿禅师。都纲是宗教仲裁官，法椿自然对大明律非常熟稔。整个诉状，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
可不要小看佛熙这次提告的动作，里面的门道可是很



深的。百姓要告状，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，调解不成再行告官。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，则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，可以径直去找知县。换言之，罗显要告杨干院，将会是旷日持久的官司；杨干院告罗显，却可以立刻进入审理阶段。

这样一来，罗显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与杨干院对簿公堂。

知县高琦接到诉状之后，立刻派人把罗显提来。罗显一头雾水赶到县衙，看到佛熙旁边居然还站着法椿。

原来，佛熙主动提诉，还有这么一层用意。

在《金陵梵刹志》里，关于都纲的权限是这样说的：“若犯奸盗非为，但与军民相涉，在京申礼部酌审，情重者送问。在外即听有司断理。”翻译过来就是：如果诉讼是寺庙之间的，交由都纲仲裁；若诉讼发生在寺庙和普通民众之间，则须通过当地官府来审理。杨干院起诉罗显，属于宗教人士与民间的冲突，自然应该交给歙县知县审理。但因为杨干院是原告，身为徽州都纲的法椿，也有权参与进来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一次起诉是杨干院精心策划的，目的就是让法椿站在公堂之上，与罗显对质。

罗显本来信心满满，法椿是都纲又怎么样？我家祖坟先于杨干院而起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，有实物、有人证，还有府志县志碑文等文献为证，怎么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？

没想到，双方一对质，情况却大大出乎罗显的预料。